

惩恶扬善集

刘焕俊
著

● 党刊编辑丛书

72527

前 言

一本书出来，总要有个前言。可是，写点什么呢？让我长时间地为难。照理说，饱蘸心血的集子出来了，自己应该十分喜悦。然而，想起当初写这些文章的心情，又感到这些文章是在情愿与不情愿之间被挤出来的，所以那十分的喜悦也就打了折扣。

这个集子的名字是杨贵方同志帮助起的，一则是鲜明、豁亮；二则是表示了一种鼓励和支持。这份心情，我体会到了。

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做起来，谈何容易！

说句实在话，我不是那种自命不凡、壮志凌云的人物，又非视天下为己任，非要去激扬文字、匡扶正义的角色。只不过因为工作需要，让我去抓反面典型的报道，于是就逼出了这些文章。表扬的话说两句过头的（照理也不应过头），人家没反感。就是有反感，也不见得会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批评就不行了。记得曾见过这样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干瘦的老记者在屏风外，独自一人守着一饭一菜。而屏风内有一桌子丰盛的酒席。有两个人从屏风的缝隙中瞧着那孤独的老记者说：“谁让他写批评报道啦！”画得很生动，令人深思。搞批评报道，揭露丑恶，抓反面典型，何止是遇到冷漠，不合作、嘲讽者有之；围攻者有之；威胁恐吓者亦有之。甚至找到你的上级部门告状，施加压力者也不鲜见。那情景，何止是一盘冷饭所能反映出来的！谁乐于搞批评报道？我是不情愿的。

话又说回来了。领导让你干，你就得干，而且要干好。再说，革命工作也不是因为你乐意与不乐意就可以干好、干不好的。

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就像毒液和霉菌一样，腐蚀着我们国家健康的肌体，如果任其蔓延，那真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改革将白搞，革命先烈的血将白流。别说是一个党

员,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也绝不会漠然视之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又是情愿的。

好在领导又将报道廉政典型的任务交给了我,使我对反腐败,搞批评报道有了更大的信心,看到了希望。这样,既有了《惩恶篇》,又有了《扬善篇》。

在我到纪检、监察、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或到劳改、劳教农场及监狱采访的过程中,我看到和听说了许多因为赌、嫖、贪或不懂法而违纪违法的各类人和事。就想,如果不把这些写出来给人以鉴戒,有些可惜。于是就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样可以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省去真名实姓以回避麻烦,二是可以更亲切、直接),于是就有了《鉴戒篇》这一组文章。

以此献给自己的同志、同行和亲朋好友。

刘焕俊

1996年9月9日

目 录

扬善篇

情系冰雪

- 记我省著名画家于志学…………… 2

- 张副县长的家事…………… 7

清如镜泊水 魂系护航行

- 记牡丹江市纪委书记张世杰 …… 13

标杆

- 记木兰县委书记刘殿学 …… 23

刚如青锋

- 记全国检察系统模范干部孙桂华 …… 30

- 为了祖国的“血液” …… 36

- 铁道千里蓝盾情 …… 40

- 黑土情怀 …… 46

- 一生忠介垂青史 敢骂皇帝为苍生 …… 52

- 寄情香花墩 …… 58

- 当代包公姜瑞峰 …… 61

宁为改革担风险 不做太平官

- 记中共宾县县委书记辛万金 …… 79

人民警察为人民

- 哈尔滨市公安局东莱派出所纪实 …… 85

星出山河亮闪闪

——记五常市防火门厂厂长、党支部书记陈景春…… 91
扬起时代的风帆

——记牡丹江市郊区北安乡北安村党总支 …………… 97
呼兰河新传

——记呼兰县呼兰镇永兴村党支部…………… 118
大房子村的好当家人…………… 131
一颗永不松动的“道钉”…………… 136
东北靴子王

——记牡丹江橡胶四厂厂长王效清…………… 143

惩恶篇

北京街抢房风波…………… 148
一波未息 一浪又起

——抢房的张××欺压专业户被揭露…………… 155
慷国家之慨 吞人民之财

——北安市林业局非法大量核销职工欠款…………… 158
抢婚的悲剧…………… 160
冷静后的思索…………… 165
北安“三案”的背后…………… 170
他们为何会犯罪

——对通河“面袋”案剖析…………… 176
从特殊党员到囚徒…………… 182
被金钱锈蚀了的灵魂…………… 186
正厅级干部的倒爷生涯…………… 193
贪婪使他走向深渊…………… 198

一个预备党员的遭遇·····	203
----------------	-----

鉴戒篇

梦醒铁窗·····	212
在“全和”声中走进监狱·····	215
我跌倒在“面子”上·····	218
如果我没有优越感,也许·····	221
我失落的是什么	
——一个迷途老干部的自述·····	224
钱啊,你迷住了我的心窍·····	227
当追求的目标错位以后·····	230
我为什么迷惘	
——一个老党员的自述·····	233
心的复活	
——代老友发表的一封信·····	236
“儿子,是我害了你呀!”·····	239
高墙内流出的泪·····	242
我忽视了改革开放对我的考验·····	245
我不该干这种害人又害己的勾当·····	248
为了搬掉心头上的磐石·····	251
我上当受骗只因太贪婪·····	254
我的良心应该受到谴责和审判	
——摘自一个党员的检讨·····	257
一封来自地狱的信·····	260
莫把悲剧传给下一代·····	263

惩腐肃贪亦当依法·····	266
假酒害人 苦酒自饮	
——一个卖假酒的犯人写给律师的信·····	269
我跌倒在父亲就义的地方·····	272
我愧对祖先留下的文明·····	275
出国梦的幻灭·····	278
莫再搞换亲这种事了·····	281
白色恶魔毁了我这个白衣天使·····	284
刑前的话·····	287

扬善篇

情系冰雪

——记我省著名画家于志学

1981年的隆冬季节，我接到了一个令人心热的任务——采访我省著名画家、省直优秀共产党员于志学。

我虽没见到过于志学，但他的名字，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的画也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作为一个生长在北方的人，大都对冰雪有特殊的感情。那洁白的雪，那绮丽的冰，不知有多少诗人讴歌过。但是，作为画家，用画笔表现冰雪的美，在中国还很少见。于志学则不愧为北方人的骄傲，对冰雪的美，他不但表现出他特殊的感受，而且使人从这种感受中，体会到冰雪的生命蕴藏，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祖国北方那特有的冰雪山川的热爱。

当我在黑龙江书画院见到于志学时，我不禁惊奇地发现，一个大名鼎鼎的画家，竟是那么平易近人。他个子不高，显得很瘦弱，只是眼神特别动人。我们一见如故。

我随他来到离书画院不远的他的家，进了被他命名为“野趣堂”的画室。这个类似偏厦子的画室，是一个不大的小平房。房中有一个占了近一半空间的大画案子。案子上摆放着各种画笔、印章、砚台和书籍，四周的墙上挂着他已画好的画。

我们坐下来。趁他沏茶的工夫，我拿起了放在案上的一对镇纸。那上面是这样的一副对联：“雪丽冰奇独辟蹊径，驼峰鹿背苦构新

思。”我不禁赞叹这副对联写得好。他笑着说：“这是一位友人送的。”顺着这个思路，我说：“独辟蹊径，苦构新思，是很难的呀！”他神色严肃地说：“是啊，那的确是艰辛和奋斗的历程……”于是，回忆把他带进了往昔的岁月。

黑土、白雪，孕育着童年的梦

于志学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我省肇东县宋站镇。他的童年是在艰辛和悲苦中度过的。他八岁就开始放马。夏天，赤着脚在大草甸上奔跑，脚上长了厚厚的一层茧；冬天，守在奶奶的膝下，听那些关于白雪变馒头的传说。这些寄托着农民对丰收的渴望的传说，给于志学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对冰雪的关注和喜爱。无论是雪地上留下的一个个小鸟的爪印，还是雪下面的那已经变绿的草根，都给了他无限的欢愉和联想。生活虽然艰苦，但仍然有美的东西存在。

于志学的舅舅是农村的土画家，逢年过节给人画个门神、灶王什么的，很受农民喜爱；于志学的一个婶婶又是一个巧匠，一把剪刀，可以剪出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两位民间土艺术家无疑成了他绘画创作的启蒙者，他们那带着浓烈乡土气味的、纯朴的作品，感染和熏陶了他。用画笔描绘大自然的美，抒发对家乡的情感，成了他童年的一个梦。

这个梦在1955年，当他已经是17岁的时候，才有了实现的机会。这一年的夏秋之交，他来到哈尔滨一所私人开设的春华美术学校学习。一个农民如何出得起钱让孩子去哈尔滨学画？于志学凭着青年人的单纯和热诚，固执得使父母只好借点钱，让他到了哈尔滨。由于他学习刻苦，进步又快，感动得老师免去了他的学费。开始，他借住在一个学声乐的朝鲜族青年租借的一间房子里。后来因房东不租了，他只好晚上去蹲火车站。有几次，他险些被收容。当站长知道这位瘦

弱的青年人是为了学画，也被感动了。他破例允许于志学在这里住15天，等找到房子以后再走。夜里，他常常被那呼噜噜的鼾声及阵阵难闻的烟草味和汗泥味给弄醒，于是他就索性起来画画。那横躺竖卧的南来北往的旅客尽是他画不完的“模特儿”。这一发现使他兴奋异常。不过，兴奋不久，饥饿又向他袭来。因为钱少，本来三顿饭已经变成两顿，而且又减了量。每天只靠四张煎饼、两碗玉米粥、两碟咸菜在严寒中熬过24小时。对于一个青年人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啊！正是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支撑着，于志学没有倒下去。但是，他毕竟越来越瘦弱了。

正在他再也掏不出钱来买煎饼，而卖煎饼的山东大嫂又不能再允许他欠帐时，他遇到曾经在一起画画的崔峰。是崔峰帮他还了欠下的煎饼钱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家，一住就是两年，才使他完成了学业。

艰辛、汗水、浇灌着希望的花

完成学业以后，他先是到东方艺术学校任美术教师，后来到了省出版社当了一名见习美术编辑。从此，他开始了那伴着艰辛和汗水的不断追求和跋涉，为了他心中的艺术，他奋斗着、探索着。

艺术之花需要生活的土壤。20年来，为了体会生活的韵律，为了感受自然色彩，他的足迹遍布黑龙江省广阔的大地，从三江平原到大兴安岭林区；从松花江畔到呼伦贝尔草原，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中去写生。有一次，他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在连环湖上观察冰下打鱼的情景。方圆数十里的冰面上，北风呼啸，他的鞋被冻在冰面上，而他那已经被冻得麻木了的手还在不停地画……，可是寒风并不同情这位苦苦奋斗的画家，乘机把他辛辛苦苦画成的草稿，一下子刮跑了。他只好赤着脚在冰上奔跑，追逐着那浸泡着他的心血和希望的画稿。当他把最后一张画稿捕捉住，累得趴在冰上时，听着自己的心跳，就像

那冰下的鱼儿已经感受到春天就要到来一样的欣喜。

他在大森林里写生，危险也常常伴随着他。有一次，他跌进了雪坑，多亏被一些树枝卡住，也多亏了他的身子轻，才避免了被埋在雪里、葬身林海的危险。写生有苦，但也有乐。在大兴安岭与鄂温克民族的交往中，他不但体会到了鄂温克人狩猎时的强悍，也体会到了他们的好客。他吃罕达罕肉，喝鹿奶，在鄂温克人的生活感染下，他用自己的笔描绘出这高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般的生活风貌。

新奇、独特，世界注目画坛奇葩

1980年6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画家于志学同志，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为祖国画坛增添了一朵晶莹夺目的新花——‘冰雪山水画’。它具有浓厚的北国乡土气息，表现了新的时代风貌，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于志学二十几年的奋斗终于被人们承认了。当初，他的作品被选送参加全国美展时，“四人帮”在艺术界的死党，指责他的画是“黑画”，甚至问于志学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因为画中有罕达罕，又与当时被迫害的画家黄胄联系起来，要查他与黄胄有什么关系。他气愤地说：“为人民做点贡献都不允许吗？”。如今“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于志学可以大胆而豪迈地用他的笔描绘北国的冰雪了。

正如一位叫普莱沫罗斯·吉丽丝的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在给于志学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研究东方艺术多年，还未见到过像您这样，把冰雪表现得如此生动、如此美！我一定要把你的画介绍到西方去！”

的确是这样，中国画从来都是以江南的秀丽山水作为描绘对象，在白纸上泼墨、染绿、点红。怎么在白纸上表现白雪？过去也只是留

白，或在墨绿及黄红中点白而已。在白色的宣纸上，没人去想或没人敢于表现冰雪，于是仿佛形成了一个定式：北国的冰天雪地不能入国画。于志学怀着对家乡山川的热爱，对冰雪的特殊情怀，终于找到了可以完美地表现北国冰雪山川的艺术手法，他不愧是北方的儿子。

于志学很早就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可是在极“左”的政治路线下，他埋头苦干不畏艰险下乡写生，认认真真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件任务，虽多次受表扬，但却永远免不掉被人扣上一顶“白专”的帽子。1980年他不但被选为省的劳动模范，而且还入了党，成为省直机关优秀党员。省长陈雷还为他的画室题了“冰雪堂”三个刚劲有力的字。

于志学的画，不但被收入中国美术馆，而且受到日本、加拿大等国人民的喜爱……。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之时，于志学仍然很谦虚地表现出他的宁静。他决心不辜负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人民对他的关怀，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加倍热爱黑龙江、宣传黑龙江、表现黑龙江，为黑龙江人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副县长的家事

张殿贵个头不高，很墩实，黑红的方脸膛，给人一种朴实、忠厚的感觉。他不但因为能“袖里吞金”，被人称为“心算神人”，远近驰名，还因清正廉洁而为克山县群众所称道。

张殿贵是土改时参加革命的。那时他才13岁。他在克山整整工作了40年，其间，科级干部当了十几年，县级干部做了二十几年。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把他的亲朋好友、老乡同事们联络起来，就可结成一张谋取私利的网。然而，无论人们从纵横哪个方面看，都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偏亲向友。因此，尽管他心算神速，有人却背地里说他是“个不识数的‘土鳖’”；而大多数人却说他是个不要权术的老实人。

(一)

那时候，他正主管物资。

有一天，二侄女找他批木材，结婚打家俱用。不成想，她老叔不给批。过了两天，二侄女又来了。

“老叔，我找人批了六分木材，不大足星，你再给我批四分吧。”

“你真的批下来了？我看看……”

二侄女把条子给他看了。他看后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把条子撕了。

“你借我的关系批条子，不行！这个口子说啥也不能开。”

“老叔，你不批就算了，还把人家的条子给撕了。你也太不近情理了……”说到这儿，二侄女的眼泪掉下来了。

“你结婚要家俱，我这屋里有的你尽管拿。木材是用于国家建设的物资，不能随意批给个人……”

要老叔的家俱？二侄女一瞥这屋内的东西：一对老掉牙的炕柜，白给人家也不要！还有一个桌子，几条凳子，更不值一提。她想到老叔虽在县里当副县长，可一向清贫，心里一阵酸楚，也就不说什么了。

二侄女服了，二嫂的拗劲却上来了。第二天晚上，张殿贵下班回来，刚走进院子，就听见二嫂在大声数叨：“我看他越当官越糊涂，六亲不认，跟他沾亲，不但借不着光，反而倒了霉！”二嫂一连闹了三四天，临走，阴沉的脸也没开晴。

过了一阵子，张殿贵去看望一位患病的老同志，顺路到了二哥家。

“哟，县长到我家干啥呀，是不是你走错门了？”

“二嫂，你还生我的气呀？”

“你还认识二嫂？你把你小时候的事全忘了……”

常言道：“老嫂比母。”小时候的张殿贵，没少让大嫂、二嫂照顾。那时他家哥四个，殿贵排行老末，家里虽然生活困难，也让他上了几年私塾。平时，嫂子们洗呀涮啊，汤呀水啊地照顾他。想起这些往事，张殿贵也有些动感情，他顺着二嫂的话茬说：“嫂子，那时的情景我怎能忘记呢，那时咱家穷，你过门时穿的啥呀，棉裤飞边，棉袄露花……”

“行了，别再说那些叫人伤心的往事了。”

“是啊，现在好了。要不是共产党，咱们哪有今天，我张殿贵又怎么会当上副县长？！共产党于我们有大恩啊。咱们千万不能忘。我这个副县长是全县人民选的，不只是咱们的家长。嫂子，你心里能掂量，是全县大还是全家大，什么轻，什么重？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有什么对不起良心，对不起人民的事，嫂子你尽管打，尽管骂，我赔着……”

一阵沉默。二嫂突然如有所悟地脱口而出：“你在跟我演戏呀！你这演的不是‘包公赔情’吗？”

“嫂子，你……哈哈……”张殿贵笑了，二嫂也笑了。

(二)

那时候，张殿贵主管劳动人事。

当时，他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老姑娘、老儿子正在念书，其余四个的情况是：二儿子在县建筑公司基建队当集体工人；大姑娘、二姑娘都在待业。就儿子在国营单位工作，但不是沾他的光安排的。他大儿子在乡下干得不错，结了婚，入了党，当了干部。县里有关部门发现他是个人才，几次想调他，由于张殿贵打横，一直没调成。正好，张殿贵下基层蹲点，县里有关部门才把他的大儿子调上来。

1983年招工，张殿贵家有三个孩子没有正式工作，应招条件是很优越的，群众也一致同意给他一个指标。有的同志说：“这回你家二小子不用在基建队当力工了。”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谁想到这稳拿糖瓜的事，让张殿贵给别黄了。当时他感到，县里有三个孩子没正式工作的不光自己，为什么对自己看得这么重呢？还不是因为自己是副县长吗？可不能因为大伙“忽悠”就忘了人民勤务员的职责。想到这儿，他找到办公室主任，把他二儿子的名字从招工名单中勾掉了。

二儿子正处对象。女方的家长听说县长的二儿子不是正式职工，就对张殿贵说：“我们把二小子调到国营酱菜厂，那是个盈利单位。这事只要你不插手，装不知道就行。”张殿贵一听不对劲，这事自己虽没有亲自出面挖门子，但也是凭借自己的关系。不行，这种事不能办。由于他态度坚决，孩子的工作没调成不说，对象也吹了。有一次，二儿子在冬天里抡大镐，把手撞伤了，鲜血直流。有人对二儿子说：“你这县

长的儿子还干这玩意，死冷寒天的，犯得上吗？你爹也太不关心你了。”在场的新工人不相信地说：“真的吗？你是县长的儿子，是冒充的吧？”

张殿贵家的老侄女在乡下插队五年多，有两次经大家评议让她返城，可张殿贵却劝她把指标让给别人。老侄女最后一个返城，当时已经 27 岁了。结了婚还没有正式工作，在街上推车做小买卖。一次，张殿贵在街上碰见老侄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老侄女一扭头，一句话也没说。张殿贵怅然地走了，听到有人问他的老侄女：“那不是你老叔吗，你咋不理睬呢？”

“老叔当县长没啥用，对我的事一点也不关心。”

张殿贵听了心里好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难道县长的侄女就不能推车沿街叫卖吗？什么是旧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才是旧观念；什么是新思想？干部的子女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样才是新思想。

然而，孩子们有的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时下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要趁老叔有权，把侄男弟女安排安排，老了好有人照顾。他们为了打通老叔的思想，也着实想了不少法子。1985 年春节，侄子、侄女婿们凑到一起，要给老叔送几幅对联，让他开开窍。三侄子送的一幅是：“自古清官无人问，古今贪官有人亲”，横批“悬崖勒马”。他还送了一首诗，其中说：“清官自古多薄命，奸雄恶少尚封侯。”二侄子刻了一块牌匾，上写：“待业之家”。让老叔挂在屋里。张殿贵知道，孩子们不光是埋怨他，也有对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错误的思想不能不教育，不批评。张殿贵把侄子们找来，从文王教子讲到包公赔情；从岳飞、秦桧的对比讲到今天人们对忠的评价；从清朝兴起讲到八旗子弟的腐败；从革命先烈创业讲到今天的四化建设，并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长辈们留给后辈什么才是对后辈的真正的爱？是用自己的不义换得后辈的腐败？还是用自己的廉洁换得后辈的自立？张殿贵讲起来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又寓情于理，孩子们不得不服。